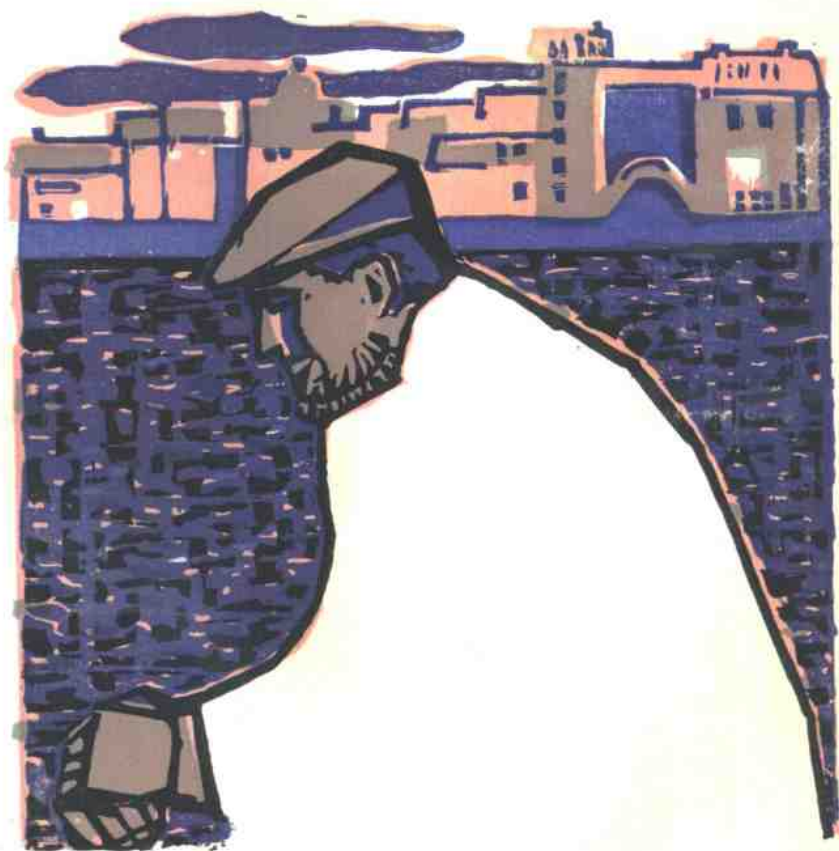


# 魂断威尼斯

白嗣宏主编

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九





2 032 0453 0

WAIGUO  
SHUQINGXIAOSHUXUANJ

# 魂断威尼斯

白嗣宏 主编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装帧设计 陶雪华

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九

威尼斯

白嗣宏主编

\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0.275 插页：2 字数：540,000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2,000

统一书号：10378·103 定价：4.50元

## 目 次

### 千 鹤

.....〔日本〕川端康成著 高慧勤译(1)

### 托马斯·曼小说二篇.....〔德国〕托马斯·曼著(104)

魂断威尼斯.....诺 贝译(105)

特里斯坦.....诺 贝译(165)

### 阿明达

.....〔意大利〕科米索著 吕同六译(202)

### 死 后

.....〔俄国〕屠格涅夫著 余振 心声译(211)

### 读苹果 睡莲

...〔苏联〕索洛乌欣著 施用勤译 张咏白校(268)

### 湖滨散记

.....〔美国〕梭 洛著 汶 全译(294)

### 彼得·卡门青德

.....〔瑞士〕赫·黑塞著 鲍 冈译(540)

# 千 鹤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著

高慧勤译

**译者按：**一九六八年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《千鹤》和《古都》三部作品，“以其敏锐的感受，高超的叙事技巧，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姿致”，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这三部作品是川端康成成熟期的小说创作，最能显示作家的艺术风采。《千鹤》开始连载于一九四九年，成书于一九五二年，介乎《雪国》和《古都》之间，是其创作由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作品，既保存了成功的创作特色，又显现了某些新的——不良的——倾向。

川端康成是一位唯美派作家。他标榜在创作上立足于“日本的传统美学”，要努力表现“日本的传统美”。的确，从他的小说里，可以看出，作者本着现代人的感受，以抒情哀婉的笔调，谱写日本传统美的新篇章。不少日本评论家肯定川端康成“执着于对美的追求”，“完全是日本式的作家”。正象《古都》在叙事过程中，描摹日本的山川风物，展现自然美和传统美一样，《千鹤》在描写男女情爱的同时，与传统的古典文化——茶道穿插融合起来，表露出日本美的情趣，具有浓郁

的抒情性。而这种抒情性，体现于对人物纤细心理的刻画，缠绵意境的描绘，自由飞动的联想，意在言外的象征，以及含蓄凝炼的语言之中。

由于这篇小说是向后期转折时的作品，主题依旧不离男女恋情，尽管风格较前圆熟老到，但是，作品的基调已不如早期作品《伊豆舞女》等那么明朗健康，纯真美好。小说里写主人公菊治同身边几个女人的爱情纠葛，实际上已堕落为忤逆人伦的性爱，甚至作者也不惜污秽笔墨。川端康成虽然把菊治和太田夫人，以及文子，置于情欲和道德的冲突之中，并为各自的罪孽而深自痛苦，但矛盾的解决，并不是道德得胜，而是情欲占了上风。这既表现了川端康成创作观中，美可以无关乎道德，无所谓善恶的唯美思想，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的日趋低下：爱情即欲情，生命即官能的颓废色彩。川端康成的这种“美学理念”，当然是极不可取的。因此，在阅读这篇小说时，切不可因优美抒情的艺术形式，而无视糟粕的存在，失去警觉。

走进镰仓园觉寺，甚至到了院内，菊治还在犹豫，究竟要不要进去参加茶会。时间倒是不早了。

每逢栗本千花子在园觉寺后院茶室里举办茶会，菊治照例总在邀请之列。可是，自从慈父见背，就一次也没有来过。他觉得那不过是看着先父的情面罢了，所以，一直未加理会。

然而这次请柬上却多一附笔，要他来会见一位小姐，是师从她学茶道的女弟子。

看着请柬，菊治忽然想起千花子身上的那块黑痣来。

光景是菊治八、九岁时的事。父亲带他去千花子家，看到千花子正坐在起坐间，敞着胸脯，用小剪刀剪痣上的毛。那块痣长在左半个乳房上，直到心口窝那里，差不多有手心那么大小。紫黑色的痣上大概长着毛毛，千花子拿剪刀正在剪。

“哟！少爷也一起来了？”

千花子仿佛吃了一惊，一把掖上衣襟，也许转念一想觉得慌里慌张地遮掩，更透着尴尬，便稍稍转过身去，慢条斯理地把衣襟掖进腰带里。

看来不是看到父亲，恐怕是见了菊治才惊慌的。因为是女仆开的门，已经通报过了，她应该知道来的是菊治的父亲。

父亲没有径直进起坐间，只到隔壁屋里坐下，那儿是客厅，兼作学茶道的场所。

父亲打量着挂在壁龛里的字画，漫不经心地说：

“来盞茶吧。”

“喂！”

嘴上答应着，千花子却没有马上站起身来。

菊治看见她腿上铺着一张报纸，掉了一些毛，就象男人的胡须似的。

光天白日的，老鼠照旧在天花板上闹腾。靠近廊檐的地方，桃花已经绽开了。

千花子这时坐在炉边点茶，依然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。

过了十多天，菊治听见母亲仿佛揭穿什么惊人的秘密事儿，告诉父亲说，千花子因为胸口有块痣，才没嫁人。母亲以为父亲还不知情，似乎挺同情千花子，脸上显出怜惜的样子。

“哦，哦。”

父亲故作惊讶地随声附和：

“不过，叫丈夫看见了又怕什么？只要事先说明，肯娶她就行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。可是，‘我心口上有一大块痣’，这话叫一个女人家哪儿说得出口呀！”

“她又不是什么小姑娘！”

“毕竟难开这个口呀。倒是你们男人家，结婚后给发现了，也许一笑了之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她让你看那块痣了？”

“哪儿的话。瞧你说的。”

“那她只是嘴上这么说说？”

“今儿来学点茶，随便闲聊……结果忍不住说了出来。”

父亲默不作声。

“结了婚，还不知男人要怎么想呢？”

“恐怕会嫌恶，觉得别扭。但也没准会把这隐私当成乐趣，感到好玩也难说。有这个短处，焉知没有别的长处？再说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。”

“我也这么安慰她，说这不算得什么。可她说，要命的是长



在乳房上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她说，一想到生孩子要喂奶，心里就顶不自在，即使做丈夫的无所谓，可是为了孩子也不能结婚。”

“难道乳房上长痣就没有奶水么？”

“倒也不是……她是说，喂奶时叫孩子看了，心里会不好过。我倒没有想到那儿。可是一旦设身处地去想想，有这种顾虑也难免。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吃奶，等睁开眼睛能看东西，不就看到母亲乳房上那块痣么？孩子对世界的最初印象，不就是对母亲的最初印象，不就是乳房上那块难看的痣吗？——那印象之深，会缠着孩子一生的呀！”

“唔。其实，她何苦担这个心。”

“可不，要说喂牛奶，请奶妈，都行。”

“即使长痣，只要有奶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当时听她这么说，我连眼泪都滴出来了。心里想，可不是！就说咱们菊治吧，我可不愿叫他吃那种长了痣的奶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“见爸爸这样装聋作哑，菊治心里就有气。连我都看见千花子那块痣，他却竟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所以不由得要恼恨爸爸了。”

然而，事隔快二十年了，今天回顾之下，想必父亲当时也窘得可以，菊治未尝不感到好笑。

再有，菊治长到十来岁，还常常想起母亲当时那番话，生怕有个异母弟妹会吃到那种长痣的奶。

他不仅怕异母弟妹出世，而且还怕吃了那种奶的孩子。菊治总觉得，一大块痣上长毛的奶，孩子吃了就会象恶煞一样可怕。

幸而千花子没有生孩子。往坏里想，或许是父亲不让她生，因为不愿意她生，大概拿母亲流泪，以及关于痣和孩子那番话作

借口，劝阻了千花子的缘故？总之，父亲生前死后，千花子的确没有生过孩子。

菊治同父亲一起看见那块痣后不久，千花子便上门向菊治的母亲吐露这桩隐私。她大概是想先发制人，赶在菊治告诉她娘之前，自己先说出来。

千花子一直没有结婚，难道真是那块痣决定了她的一生么？

话得说回来，在菊治心里，那块痣的印象也始终未能抹去，又很难说同他的命运没有瓜葛。

当千花子借茶会名义请他去相亲时，菊治的眼前先自浮起那块痣。蓦地想到，千花子做的媒，难道会是个毫无瑕疵、玉肌冰肤的小姐么？

千花子胸脯上的那块痣，先父的手指难道就没有捏弄过么？谁能担保他没有咬过那块痣呢。菊治甚至这样胡思乱想过。

此刻，寺院的小山上，鸟声婉啾，菊治一面走，脑际不禁掠过这些念头。

菊治看见那块痣后的两三年，千花子似乎开始有些男性化，现在则完全变得不男不女了。

千花子此刻大概正在茶会上以爽快麻利的作风招待来客吧。她那长痣的乳房恐怕也已干瘪了。菊治想想刚要笑，这时有两位小姐从他身后匆匆赶上来，

菊治站在一旁让路，并问道：

“栗本女士的茶会，是顺这条路走到底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两位小姐同时答道。

不问自明，从她们的衣着打扮，也可推定是上茶会去的。菊治是为叫自己决心去茶会，才这么问的。

真是美极了，那位拿着绉绸包袱的小姐。桃红的绉绸上，绘着白鹤千只。

## 二

两位小姐进茶室之前，正在换布袜，这当口，菊治也到了。

从她们身后望去，房间似有八张席子大小，几乎挤得膝盖挨着膝盖。好象尽是一些穿着红着绿的人。

千花子眼尖，一眼就看见菊治，惊喜地起身过来说：

“哟，请进，稀客，承蒙光临。就从那儿上来吧，不要紧的。”

说着，一面指着靠近壁龛的纸拉门。

屋里的女客，好象一齐转过头来。菊治的脸红起来，说：“全是女客吗？”

“是的。男宾也来过，不过都回去了。你现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哩。”

“红，我可不敢当。”

“菊治少爷有资格当‘红’，没错儿。”

菊治摆了摆手，表示拟从另一扇门绕进来。

那位小姐正把穿了一路的布袜塞进千鹤包袱里，这时便彬彬有礼地直起身子，给菊治让路。

菊治走进隔壁房间，点心盒子，装茶具的箱子，以及客人的物品，放得到处都是。后面水房里，女佣正在洗刷。

千花子走了进来，在菊治面前屈膝坐下。

“怎么样？那位小姐不错吧？”

“是拿千鹤包袱的那位么？”

“包袱？我倒不知道。就是现在站在那边最漂亮的一位。是稻村先生的千金。”

菊治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

“什么包袱的，真怪，你竟注意到这上头去，我可大意不得

了。我正纳闷，以为你们一道来的呐，真没料到，你竟这么殷勤周到。”

“别胡说。”

“路上相遇，也是缘份。再说令尊也认识稻村先生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她家原先在横滨开生丝行。今儿个的事，我没告诉她本人，你尽管放心，好生瞧瞧。”

千花子的声音不低，只隔一道纸门，菊治担心茶室里也听得见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千花子忽然把脸凑了过来：

“不过，有件事倒叫人挺难办的。”

说着，放低了声音：

“太田的太太也来了。她女儿也跟她一道来了。”

她觑着菊治的脸色，接着说：

“我今儿个并没有请她……可是，象这种茶会，随便什么过路人都能进来，方才就有两伙美国人顺便进来坐了坐。你别介意。她们听说这儿有茶会，来了也没法子。不过，你的事，她们当然不知道的。”

“今儿个我本来也……”

菊治原想说自己并没打算来相亲，可是喉咙里好象发哽，没有说出口。

“该难为情的，是太田太太，你只要装作没那会事就行了。”

听千花子这么说，菊治不禁有些恼火。

栗本千花子跟父亲的关系，好象不太深，也不很久。直到父亲死前，千花子常到家里来走动，一向随随便便，不拘形迹的。不仅在有茶舍的日子，即使平时来作客，也总下厨帮忙。

自从她有些男性化之后，母亲再要嫉妒她，只能令人苦笑，感到滑稽。后来，母亲准猜到父亲看到过千花子那块痣。可是那时，事情早已风流云散，千花子象没事人似的，轻松愉快地不离

母亲左右。

菊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对千花子态度很轻慢，仿佛只有任着性儿顶撞她，才能冲淡令他幼时苦闷不已的嫌恶感。

千花子之变得男性化，以及成了菊治家的得力帮手，或许都出于她的处世之道。

靠着菊治家，千花子作为茶道师傅，已经小有名气。

父亲去世后，菊治每当想起千花子平生只跟父亲相好过一阵，尔后便把自己的女性本能扼杀，便不由得对她生起一缕淡淡的同情。

母亲之所以不怎么怨恨千花子，一方面也是因为隔着太田夫人，给牵扯住了。

菊治的父亲跟太田是茶友。太田死后，菊治的父亲因为负责处理太田那些茶道用具，一来二去，便同他的未亡人亲近起来。

最先给母亲通风报信的，正是千花子。

不用说，千花子是帮母亲的，简直有些过份。父亲到哪里，她跟到哪里，而且时时去未亡人家里数落一通，仿佛是她自己妒火中烧似的。

母亲生性腼腆，见千花子多管闲事，几乎要闹得满城风雨，怕面子上不好看，简直给吓坏了。

即使当着菊治的面，她也向母亲破口大骂太田夫人。母亲不以为然，她却说，也该让菊治听听。

“上次我去她家，狠狠训了她一通。大概叫她孩子偷听了去。忽然听见隔壁房里有人抽抽搭搭哭起来。”

“是女孩子么？”

母亲问道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嗯。听说有十二了。太田太太这人，大概有点缺心眼。我还以为她会把孩子骂一顿呢，谁知竟特意去把孩子抱过来，搂在怀里，坐在我面前，娘儿俩哭给我瞧呢？”

“那孩子也怪可怜的。”

“所以呀，不妨出气出在她孩子身上。因为孩子对她妈的所作所为，是一清二楚的。不过，那孩子倒长个圆脸，蛮讨人喜欢的。”

说着，千花子看了看菊治说：

“其实，菊治少爷也可以劝劝他爸嘛。”

“请你别这么搬弄是非，”终于连母亲也忍不住要责备她。

“太太，你把这些事，都窝在心里可不成。狠狠心把它全都抖落出来才好呢。太太您这么瘦，可人家却又白又胖。尽管缺个心眼，她倒以为，装个老实巴交的样，哭上一通，就没事儿了似的……再说，就在她接待你家先生的那间客厅里，正经八百地挂上她那死鬼丈夫的照片。哪想到，你家先生竟能一声不吭。”

太田夫人先前给千花子说得如此不堪，在菊治父亲死后，居然还带着女儿来参加千花子主持的茶会。

菊治不觉打了一个寒噤。

即便如千花子所说，今天没请太田夫人，从样子上也可看出，父亲死后，千花子和太田夫人之间，彼此是有来往的，菊治不免感到意外，或许她让女儿也一起来学茶道的。

“要是你不乐意，我就请太田夫人先回去，好不好？”

说着，千花子看了一下菊治的眼色。

“我倒不在乎。要是她自己想回去，那就请便。”

“她要是有点机灵劲儿，你爸你妈就不至于那么伤脑筋了。”

“她那位千金也一起来了吗？”

菊治没有见过太田寡妇的女儿。

他觉得有太田夫人在场，跟那位拿千鹤包袱的小姐相见不大相宜。而且，更其不愿意在这个场合初次见太田小姐。

但是，千花子的声音在耳边絮絮不休，弄得菊治心烦意乱。

“总之，我来她们都知道了，要躲也躲不掉了。”说着便站了起来。

他从靠近壁龛的那边走进茶室，在门首的上座那里坐下。

千花子随后跟了进来，郑重其事地把菊治介绍给大家。

“这位是三谷少爷。三谷先生的令郎。”

菊治跟着又施了一礼。一抬头清清楚楚看见了各位小姐。

菊治似乎有点慌乱。眼前是一片艳妆丽服，起初连一张面孔都没看清楚。

等到定下神来，菊治才发现，自己正坐在太田夫人的对面。

“啊！”

夫人不觉叫了一声。在座的全听见了，那声音十分直率，十分含情。接着她说：

“好久不见，真是久违啦！”

随后轻轻拉了拉身旁女儿的袖子，示意她赶紧打个招呼，小姐似乎有些窘，涨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

菊治颇感意外。夫人的态度里，看不出有丝毫的敌意恶感，倒反显得情柔意蜜。同菊治不期而遇，她好象异常兴奋，甚至当着众人的面，都有点忘乎所以。

女儿始终低垂着头。

及至夫人意识到这情形，两颊也不由得飞红起来。她好象要接近菊治，眼睛看着他，似有千言万语。她说：

“您还在学茶道么？”

“不，一直没学。”

“是么？可府上是茶道世家呀。”

夫人似乎有些感伤，眼睛竟湿润起来。

自从父亲的丧礼以后，菊治就没见过太田夫人。她跟四年前相比，几乎没有怎么变样。

依旧是白皙修长的颈项，和不大相称的圆肩膀，身腰显得比年纪轻。同眼睛相比，鼻子和嘴巴十分小巧。小小的鼻子，细看之下，模样周正，娇媚可爱。说起话来，下唇常常上翘。

女儿秉承乃母的血统，也是修颈圆肩。嘴比母亲的大，抿得



紧紧的。跟女儿一比，母亲的嘴巴简直小得有些可笑了。

小姐的一双眸子，比母亲略微黑些，带着几分悲哀。

千花子看了看炉里的炭火说：

“稻村小姐，敬三谷少爷一杯好不好？你还没点过茶吧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说罢，拿千鹤包袱的小姐，便起身走了过去。

菊治知道，稻村小姐坐在太田夫人的侧首。

但是，既然太田母女在面前，便尽量不去看稻村小姐。

千花子请稻村小姐点茶，大概是有意让菊治看个仔细。

小姐在茶釜跟前，回头问千花子：

“用哪只茶碗呢？”

“哦，对了，就用那只织部瓷的吧。”千花子说。“三谷少爷的父亲就喜欢用这只茶碗，这还是他送我做纪念的。”

现在放在小姐面前的那只茶碗，菊治依稀还认得。父亲倒确实用过，可那是从太田遗孀手里转承来的。

亡夫珍爱的遗物，由菊治的父亲转到千花子手里，今天又出现在这个茶会上，太田夫人看了，会作何感想呢？

菊治很惊讶，千花子竟如此迟钝。

要说迟钝，太田夫人又何尝不迟钝呢。

正在点茶的小姐，跟在情天欲海中颠簸过来的中年女子一比，其清秀娟媚的丰神，真使菊治感到美不可言。

### 三

千花子想让菊治好好端详拿千鹤包袱的小姐，她这份心思，恐怕连小姐本人还不知道。

她落落大方，点好茶，亲自端到菊治面前。

菊治饮毕，看了看茶碗。这是只黑色织部瓷碗，在碗面的白釉上绘有黑色嫩蕨菜花样。



“还认得吧？”千花子劈面问道。

“唔。”

菊治含糊其事地应了一声，放下茶碗。

“那蕨菜的嫩芽，最有山村野趣。早春时节，使这碗顶合适，令尊当年就用过。这个时节拿出来用，虽然有点过时，可是给菊治少爷用倒正合其人。”

“哪里，在家父手上也只留了很短一段时间。就茶碗本身的历史来说，根本算不上一回事。这只茶碗，还是桃山时代由利休<sup>①</sup>传下来的吧？几百年间，有许多茶道家当作珍品代代相传，家父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菊治这么说，是想忘怀这只碗的种种因缘。

这茶碗由太田传给他夫人，又由他夫人转给菊治的父亲，再从菊治的父亲那里转到千花子手中。而今，太田和菊治的父亲这两个男人都已经作古，太田夫人和千花子这两个女人却凑到了一起。因缘时会，这只茶碗的命运也是够稀罕的了。

现在，这只古色古香的茶碗，依然给太田夫人、太田小姐、千花子、稻村小姐，以及其他闺秀，用唇去碰，拿手去摸。

“让我也用这只碗喝一杯吧。方才用的是另一只碗。”太田夫人不无突兀地说。

菊治不由得感到惊讶。是她过于迟钝呢？抑或是不知羞耻？

太田小姐低着头，目不斜视，菊治觉得她楚楚可怜，简直不忍心看她一眼。

稻村小姐遵嘱又给太田夫人点了次茶。在座的人，都注视着她。想必小姐还不知道这只织部瓷碗的来历。只是照学来的规矩点去。

她的点茶手法朴素，没有瑕疵。从上身到膝盖，姿势正确，

<sup>①</sup> 千利休(1522—1591)，即千宗易，利休是其号。日本安土桃山时代(1573—1600)的茶道家，千家派茶道家之始祖。